



列傳第六十一

北史七十三

梁士彦

元諧

虞慶則

元亨

達奚長孺

賀婁子幹 兄詒

史萬歲

劉方

馮昱 陳永貴

王擢 房光

楊武通

杜彥

百四十字
周搖

獨孤楷弟盛

乞伏慧

張威

和洪

陰壽子世師

楊義臣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武帝將平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為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之後以熊州刺史

從武帝拔晉州進位大將軍除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攻圍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及軍人子女晝夜脩城三日而就武帝六軍亦至齊師圍解士彥見帝持帝鬚泣帝亦為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彥叩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為平齊之基宜善守之及齊平封邲國公位上柱國雍州主簿宣帝即位除徐州總管與烏丸軌禽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略定淮南地隋文帝作相轉亳州總管尉遲迥反為行軍總管及韋孝寬擊之令家僮梁默等為前

鋒士彥繼之所當皆破及迴平除相州刺史深見忌徵還京師閑居無事恃功懷怨與宇文忻劉昉等謀反將率僮僕候上享廟之際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爲卒甲募盜賊爲戰士其甥裴通知而奏之帝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志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爲長史帝從之後與公卿朝謁帝令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間詰之狀猶不伏捕薛摩兒至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頭成班士彥失色顧曰汝殺我於是伏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位上開府義鄉縣公早卒剛字永固位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以諫父獲免徙瓜州叔諧坐士彥誅梁默者士彥之蒼頭也驍武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陣仕周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征突厥進位大將軍又從平楊諒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力戰死之贈光祿大夫元諧河南洛陽人也家世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隋文帝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帝爲相引致左右諧謂帝曰公無黨譬如水間一堵牆大危矣公其勉之及帝受禪顧諧笑曰水間牆竟何如也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奉詔參脩律令時吐谷渾將定

城王鍾利旁率騎度河連結党項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相遇於豐利山諧擊走之又破其太子可博汗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來降詔授上柱國別封一子縣公諧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性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言後以公事免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位任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帝按其事無狀慰諭釋之未幾誼誅諧漸被踈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平陳百寮大宴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突厥可汗為候正陳叔寶為今史今可用臣言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嘿然而退後數歲有人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謀反帝令按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緒勒党項兵即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頊二人用事諧欲譖去之云左執法星勳已四年矣狀一奏高頊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雄必當之諧與滂嘗同謁帝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怒我輩有福德雲帝大怒諧滂鸞緒竝伏誅籍沒其家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赫連氏遂家靈武世爲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倣儻身長八尺有膽智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射獵爲事中更折節讀書常慕傅介子班仲升之爲人仕周爲中外府外兵參軍事龍驤爵沁源縣公越王盛討平稽胡將班師內史下大夫高頴與盛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是拜石州摠管甚有威惠稽胡慕義歸者八千餘戶開皇元年歷位內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摠監二年突厥入寇慶則爲元帥討之部分失所上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別道邀賊爲虜所圍慶則按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上弗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內附請一重臣充使詔慶則往攝圖恃彊慶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及弟葉護皆拜受詔因稱臣朝貢請永爲藩附初慶則出使帝敕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疋攝圖見慶則贈馬千疋又以女妻之帝以慶則功高皆無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戶以彭城公迴授第二子義平陳後帝幸晉王第置酒會群臣高頴等奉觴上壽帝曰高頴平江南虞慶則平突厥可謂

藍山書院刊
七
五

茂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
 武牢破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克理遂互相長短御史欲
 彈之帝曰今日計功為樂並不須劾帝觀群臣宴射慶則
 進曰臣蒙賚酒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被彈帝賜御史酒
 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帝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
 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為右衛大將軍尋
 改為右武侯大將軍十七年嶺南人李世賢據州反議欲
 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帝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
 為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帝乃遣
 焉為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趙什柱為隨府長史什柱
 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帝聞之先
 是朝臣出征帝皆宴別禮賜遣之慶則南討辭帝帝色不
 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既平世賢還歸桂鎮觀眺山川
 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
 什柱馳詣京奏事觀帝顏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帝
 按驗之於是伏誅拜什柱為大將軍慶則子孝仁幼豪俠
 任氣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
 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大
 業九年伐遼遷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
 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後或生異為不軌遂見誅

元胄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之六代孫也祖順魏濮陽王
公維武陵王曹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
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隋文
帝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曹次命陶澄竝委以腹心恒
宿卧內及為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周
趙王招謀害帝帝不之知乃將酒肴詣其宅趙王引帝入
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與曹兄弟坐於戶側趙王令其
二子進瓜因將刺帝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
連啗帝將為不利曹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
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却曹瞋目憤氣扣刀入
衛趙王問其姓名曹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
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整焉
是趙王偽吐將入後閣曹恐其為變扶令上座如此者再
三趙王稱喉乾命曹就厨取飲曹不動會滕王追後至帝
降階迎之曹耳語勸帝速去帝猶不悟曰彼無兵馬復何
能為曹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曹不辭死
死何益邪復入坐曹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
公何得如此因扶帝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帝曹以身蔽
戶王不得出帝及門曹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
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帝受禪封武陵郡公拜左衛

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帝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
胄功也歷豫亳浙三州刺史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胄
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焉徵為右衛大將軍親
顧益隆嘗正月十五日帝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馳詔召
之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晉王
廣每致禮焉房陵王之廢也胄預其謀帝正窮東宮事左
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之帝大怒執旻於仗胄時
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為防元旻耳復以此
言激怒帝帝遂誅旻蜀王秀之得罪胄坐與交通除名煬
帝即位不得調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位

和亦以罪廢胄與和有舊因數從之游酒酣謂和曰上官
政誠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
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胄竟坐死於是徵政為驍騎將

軍拜和代州刺史

天道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俟魏定州刺史父應
將軍儀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十五襲衣
公為周文帝引為親信以質直恭朴授子都督數
天和除渭南郡守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成安郡公別封一子縣公
年除左將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

呂梁陳援軍 既令長儒拒之長儒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沈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之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縱奇兵大破之獲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巡沙塞卒與虜遇大破之文帝作相王謙舉兵於蜀沙氏楊永安扇動利興武文沙龍等六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之謙二子自京師逃歸其父長儒竝捕斬之文帝受禪進位上大將軍封許都公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葉利可汗寇掠西南詔以長儒為行軍總管擊之遇於黑水虜軍不虞軍之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為虜所獲虜王欲而殺之曰賊臣也長儒曰臣死且不避况虜王乎虜王感其忠遂立卒

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比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文帝下詔諡長儒美授上柱國餘勳迴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歷寧州二州刺史母憂去職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毀悴過禮殆將滅性天子嘉歎起為夏州總管匈奴憚之不敢窺塞以病免又除襄州總管轉蘭州文帝遣涼州總管獨孤羅原州總管元讓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皆受長儒節度長儒率眾出祁連山北西至蒲類海無虜而還轉荊州總管帝謂曰

江陵國之南門今以委卿朕無慮也卒官謚曰威子高
業中位太僕少卿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祖道
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驍武
知名仕周累遷少司水以勤勞封思安縣子大象中除秦
州刺史進爵為伯及尉遲迥為亂子幹從韋孝寬討之遇
賊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文帝大悅手書慰勉
其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與崔弘度逐迥至樓上進位上
開府封武川縣公以忠安縣伯別封子皎開皇元年進爵
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柱

國元詰擊之功最優詔褒美即令子幹鎮涼州其年突厥
寇蘭州子幹拒之至可洛岐山與賊相遇賊眾甚盛子幹
阻川為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破之於是
冊授上大將軍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書其年突
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實榮定擊之子幹別路破賊文
帝嘉之遣優詔勞勉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吐谷
渾復寇邊命子幹討之入掠其國二旬而還文帝以隴西
頻被寇掠甚患之又彼俗不設村塢敕子幹勒人為堡營
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
但隴右之人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但使鎮戍

四百三十一
連接烽候相望人雖散居必無所慮帝從之帝以子幹習
邊事授榆關摠管遷雲州刺史甚為虜所憚後數年突厥
雍虞閭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為行軍摠管出西
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摠管以突厥所獻馬一日及羊千口
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
賜公毋憂去職朝廷以榆關重鎮尋起視事卒官文帝傷
惜久之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謚曰懷子善柱嗣
子幹兄詮亦有才器位銀青光祿大夫鄭純深等三州刺
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

史安禹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靜周滄州刺史萬歲少英武善
騎射驍健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逢周齊戰於
芒山萬歲從父在軍旗鼓止相望萬歲令左右趣裝急去
俄而周兵大敗其父由是奇之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
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太平縣公尉遲迴之
亂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來萬歲謂士
彥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及與
迴軍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乃馳馬奮擊
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復振迴平以功拜上大將軍開
皇初大將軍介朱勳以謀反伏誅萬歲頗關涉坐除名配
敦煌為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輒大剋

獲突厥莫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騎射笑曰小人定可萬歲因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龍言北夷實榮定之擊突厥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遂引軍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軍騎將軍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揚素擊之萬歲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臨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關千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為沒萬歲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水汲者得之以告於素大悅上其事文帝歎嗟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嬰翫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萬歲為行軍總管擊之入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蠻百見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今左右俛其碑而進度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二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請將嬰翫入朝詔許之嬰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金寶萬歲乃捨翫而還蜀王在益

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沈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柱國晉王廣甚欽敬之待以交友之禮上知為晉王所善令萬歲督晉王府軍事明年饜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令窮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萬歲曰臣留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顧有司曰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頴左衛大將軍元景等進曰史萬歲雄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稍解於是除名歲餘復官爵尋拜河州刺史復領行軍摠管以備胡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遇虜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為誰候騎曰史萬歲也突厥復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為寇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信然令召萬歲

時所將士卒在朝堂稱寃者數百人萬歲謂曰吾今日為汝極言於上及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上上大怒命左右擗殺之既而追悔不及因下詔罪狀之萬歲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無不寃惜萬歲為將不脩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為良將子懷義嗣

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仕周承御上士以戰功拜上儀同隋文帝為丞相方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文帝受禪進爵為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後歷甘瓜二

州刺史仁壽中交州但門守三行劉據越王故城左僕射楊素言方有將帥略於是詔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法令嚴肅然仁而愛士長史度支侍郎敬德亮從軍至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論者多之稱為良將至都隆嶺遇賊方遣營主宋纂何貴嚴願等破之進兵臨泐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乃降送於京師其有桀黠恐為亂者皆斬之尋授驩州道行軍總管以尚書右丞李綱為司馬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竄長真驩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方親率大將軍張穩司馬李綱舟師趣

北境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
擊走之師次闍利末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
賊懼而潰既度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
射象象中瘡却蹂其陣賊奔柵因攻破之於是濟區粟進
至大緣江所擊皆破經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林
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汗其宮室刻石紀功
而還士卒脚腫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卒帝甚傷惜之
下詔襲美贈上柱國盧國公子通仁嗣開皇中有馮昱王
擿楊武通陳永貴房兆俱為邊將名顯當時昱擿竝不知
何許人昱多權略有武藝文帝初為丞相以行軍總管與

王誼李威等討平叛蠻拜柱國開皇初又以行軍總管
乙弗泊備胡毋戰常大捷擿驍勇善射每以行軍
屯兵江北以禦陳為陳人所憚伐陳之役及高智慧反於
討皆有殊績位柱國白水郡公武通弘農華陰人性果烈
善馳射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以功封白水郡公拜左
武衛將軍時党項羗屢為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使鎮邊
歷岷蘭二州總管復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獫狁法尚軍初不
利武通為賊斷歸路於是東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
賊知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轉鬪數百里為賊所
拒四面路絕武通輕騎挑戰墜馬為賊所執殺而噉之未

貴隴右胡人本姓白以勇烈為文帝所親愛數以行軍摠管領邊每戰必單騎陷陣位柱國蘭利二州摠管封北陳郡公北代人本姓屋引氏剛毅有武略頻為行軍摠管攻胡以功位至柱國徐州摠管竝史失其事

杜彥雲中人也父遷葛坐之亂徙家于豳彥性勇決善騎射仕周以軍功累遷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隋文帝為丞相從韋孝寬擊尉遲迥以功進位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郡太守開皇初授丹州刺史進爵為公徵為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摠管與韓擒相繼而進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位柱國賜子寶安爵昌陽縣公

高智慧等之作亂復以行軍摠管從楊素討平之斬其渠帥賊李陟擁眾據彭山彥襲擊破之斬陟傳其首又擊徐州宜封二洞悉平賜奴婢百餘口拜洪州摠管有能名及雲州摠管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數日上曰莫過杜彥於是徵拜雲州摠管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朝廷追錄前功賜子寶虔函州承縣公十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摠管從漢王至營州上以彥曉習軍旅令摠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州摠管突厥寇雲州上令楊素擊走之猶恐為邊患復拜彥雲州摠管以疾徵還卒子寶虔大鄴末至文城郡丞

周搖字世安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魏同源初姓普乃及居洛陽改為周氏曾祖拔拔祖右六肱俱為北平王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荊州總管搖少剛毅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魏位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人安之從平齊以戰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隋文帝為定州總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赴州路經搖所主禮甚薄既而白后曰公廩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効私其質直如此帝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為丞相徙封濟北郡公拜豫州總管帝受禪復姓周氏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前總管李崇為虜所殺上思所以鎮之曰無以加周搖拜為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搖脩障塞謹斥候邊人安之徙壽襄二州總管俱有能名進上柱國以老乞骸骨上勞之曰公歷仕三代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第終於家謚曰恭

獨孤楷字脩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武帝與周師戰于沙苑齊師敗績因為柱國獨孤信所禽配為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謹厚使弄馬槊為宇文護執刀數從征伐賜爵廣阿縣公拜右侍下大夫從韋孝實率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西河縣公隋

文帝為丞相進開府領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軍進封汝陽郡公仁壽初出為原州摠管時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摠管馳傳代之秀果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為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反襲楷密使覘之知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子今稱之煬帝即位轉并州摠管遇疾喪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舊臣卧以鎮之無勞躬親簿領也以其長子凌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轉長平太守卒謚曰恭子凌雲平雲彥雲皆知名楷弟盛性剛烈有膽略以藩邸之舊累遷右屯衛將軍字文化及之亂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虔通曰事已然不預將軍事盛罵曰老賊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為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謚曰武節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夫父纂金紫光祿大夫竝為第一領人酋長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時為行臺左丞累遷太僕卿自求寧縣公封豈人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為王一門二王稱為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拜伏飛

右旅下大夫轉能集中大夫從韋孝寬擊尉遲惲於武陟以功授大將軍及破尉遲迴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隋文帝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人多姦隱戶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數萬遷涼州摠管先是突厥屢為寇抄慧嚴警烽燧遠為斥候虜竟不入境後為荊州摠管又領潭桂二州摠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簍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簍煬帝即位為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人苦勞役又遇帝巡坐御道不整獻食踈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之除名卒于家

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儻有大志善騎射膂力過人仕周以軍功位柱國京兆尹封長壽縣公王謙作亂隋文帝以威為行軍摠管從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拒守睿以為先鋒三王閉壘不戰威令人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進至開遠謙將趙儼眾十萬連營三十里威鑿山通道攻其背儼敗走追至成都及謙平進位上柱國瀘州摠管隋文帝受禪拜幽洛二州摠管改封晉熙郡公尋拜河北

道行臺僕射後督晉王軍府事遷青州總管在青州頗事
產業遣家奴於人間鬻萬蘆葍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
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上責讓之因問
威所執笏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
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效實
多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後改封皖城郡公轉相
州刺史卒子植大業中位至武貴郎將

和洪汝南人也勇烈過人仕周以軍功位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眾為亂刺史獨孤
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略代善為刺史月餘斬公忻國

立等首平之後從武帝平齊位上儀同三司北平侯拜左
勳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禽吳明徹也洪有功焉加位開
府遷折衝中大夫尉遲迥作亂洪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
擊之以功封廣武郡公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隋文帝以
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後拜泗州刺史屬突厥
寇邊詔洪為北道行軍總管擊走之追虜至磧而還後遷
徐州總管平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武
幹性謹厚從周武帝平齊位開府隋文帝為丞相引為掾
尉遲迥亂文帝以韋孝寬為元帥擊之命壽監軍時孝寬

有疾不能親撫戎事每卧帳中遣婦人傳教命三軍綱紀皆取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尋拜幽州總管封趙郡公先是齊之踈屬高寶寧周武帝拜為營州刺史性桀黠得華夷心及文帝為丞相遂連契丹靺鞨舉兵反帝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諭之不下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討之寶寧奔城奔于積北黃龍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壽患寶寧攻道昂乃重購獲之北邊遂安來官贈司空

子世師少有節槩性忠厚多武藝以功臣子拜儀同煬帝嗣位拜張掖太守深為戎狄所憚後拜樓煩太守遷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遂拒守不下及城平與高祖郡丞骨儀等見誅骨儀天竺胡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為御史處法平當不為勢利所迴煬帝嗣位遷尚書左司郎于時朝政漸亂嘗賄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竝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拜內史頗行詭道輒為儀所執正玄雖不便之不能傷及義兵至玄恐禍及辭老病儀與世師同心協契父子竝誅其後絕世師有子弘智等各以年幼獲全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爲儀同大將軍以
兵鎮恒山時隋文帝爲定州摠管崇知帝相貌非常每自
結納帝甚親待之及爲丞相尉遲迥亂崇以宗族故自囚
遣使請罪帝下書慰諭之即令馳驛入朝恒置左右開皇
初封秦興公歲餘從行軍摠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槃
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爵時義臣
尚幼養於宮中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
厚上嘗言及恩舊顧義臣嗟嘆久之因下詔賜義臣姓楊
氏編之屬籍爲皇從孫未幾拜陝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
騎射有將領才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摠管出白
道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義臣擊之追至大斤山與虜
遇時太平公史萬歲亦至與義臣合擊大破之萬歲爲楊
素所陷義臣功竟不錄煬帝嗣位漢王諒反時代州摠管
李景被諒將喬鍾葵所圍義臣時爲朔州摠管奉詔救之
鍾葵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時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
稍射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陣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有
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
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
赴之再往不尅所從騎士退思恩爲拔所殺拔遂乘之義
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

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膏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
驢得數千頭復令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礪谷間出其
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
時鳴鼓埃塵張天鍾葵軍不知所所以為伏兵發因大潰
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累遷太僕卿從征吐谷渾
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
圍吐谷渾主於覆表川復以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
鴨綠水與乙支文德戰每
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
收竟坐免俄而復位明年
為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
平壤至鴨綠水會楊玄感
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祗賊

向海公作亂寇扶風安定間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
征遼東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勃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竝
相聚為盜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尅詔義臣
率遼東還兵擊大破士達斬金稱又收降賊入豆子訖計
賊格謙禽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
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卒于官

論曰昔韓信愆該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舉
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勲庸咸憤怨而殖戮况乃無古人
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彥遭雲雷之會以勇略
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

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元諧虞慶則元曹或契
關艱危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
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隋文佐命元功
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爾無聞斯蓋重創帝圖事出
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愈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
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帝沈猜之心固已
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長儒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衆
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矣哉子幹西涉青海北臨玄塞胡
夷懾憚亦有可稱萬歲寔懷智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
不疲勞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聲絕域論功仗
氣犯忤貴臣偏聽生姦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
焉劉方號令無私臨軍嚴肅克翦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
蠻無思不服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
起周搖以質直見知獨孤措以恤人流譽威蹈履之地可
以追蹤古人乞伏慧能以國讓亦云夫矣而慧以供帳不
厚至於放黜君方逞欲罰亦深哉陰壽遭天所廢舍命無
改雖異先覺頗同後凋義臣時屬搃攘功成三捷而以功
見忌得沒亦爲幸也

列傳第六十一

北史卷之六十一

合三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

北史七十四

劉防

柳裘

皇甫績

鄭衍

張衡

楊汪

裴蘊

袁充

李雄

藍崇院列

北史卷之六十二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仕魏位大司農齊武帝入
關為梁州刺史昉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
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位
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忿召昉
及之儀俱入卧內屬以後事帝失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
幼冲又素奇譎文帝時文帝以后父故有重名於天下昉
遂與鄭譯謀引帝輔政帝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為當速
為之如不為昉自為也帝乃從之及帝為丞相以昉為司
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帝同帳而坐昉飾美效
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
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
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以
為信然遂從之文帝以昉有定策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
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為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
自衛朝野傾矚稱為黃沛時人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
昉自恃功有驕色然性羸踈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
門于時尉遲迥起兵帝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
帝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
公兩人誰行昉辭未嘗為將譯以母老為請帝不擇而高
頴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反

文帝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為意相府事多所遺落帝深銜之以高潁代為司馬是後益見踈忌及受禪進柱國改封舒國公閑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踈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飢上命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壚酤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之有詔不問昉鬱鬱不得志時上柱國梁士彥字文忻俱失職怨望時昉竝與之交數相往來士彥妻有美色昉與私通士彥不之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為帝後事洎帝窮問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詔誅之曰上柱國郟國公梁士彥把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朕受命之初竝展勤力酬勲報効榮高祿重朝夕宴言備知朕意但心如溪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彥稱有相者云其應錄年過六十必據九五初平尉遲迴暫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道路朕即遣人代之不聲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轉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彥許率僮僕剋期不遠欲於蒲州起事即斷河橋捉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自謂一朝奮發無人當者其第二子剛每常苦諫第三子叔諧固深勸獎朕既聞知猶恐枉濫及授晉部之任欲驗蒲州之情士彥得以欣然云是天贊忻往定鄴城自矜不已位極人臣猶恨賞薄朕深念其功不計無禮任以武侯授以領軍寄

之瓜牙委之心腹忻密爲異計樹黨宮闈多奏交友入參
宿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爲而弗止心跡漸彰仍解禁
兵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於懷乃與士彥情意偏厚
俱管賊逆逢則交謀委士彥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事建即
望從征討兩軍結東西之旅一舉合連橫之勢然後北破
晉陽還圖宗社昉入佐相府便爲非法三度事發二度其
婦自論常云姓是外金刀名是一万日劉氏應王爲萬日
天子朕訓之導之望其脩改口請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
彥情好深重逆節姦心盡探肝膈嘗共士彥論太白所犯
閭東井之閭思秦地之亂訪軒轅之裏願宮掖之災唯待
蒲坂事興欲在關內應接殘賊之策千端萬緒惟忻及昉
名位竝高寧肯北面曲躬臣於士彥乃足各懷不遜圖成
亂階一得擾攘之基方逞吞并之事士彥忻昉身爲謀首
叔諧成父意議實難容竝已處盡士彥忻昉兄弟叔姪
特恕其命臨刑至朝堂宇文忻見高頴向之叩頭求哀昉
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叩頭之有於是伏誅藉沒其家
後數日帝素服臨射殿盡取三家資物置於前命百寮射
取之以爲鑿戒云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南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恢梁
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冠有

四百二十五
令名在梁歷位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爲魏軍所逼遣表請和於魏俄而江陵平遂入關中周明武間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宣帝即位進爵爲公轉御飾大夫及帝不念留侍禁中與劉昉等謀害皇甫績同謀引隋文帝曰時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帝從之進上開府內史大夫委以機密及尉遲迥作亂天下騷動并州摠管李穆頗懷猶豫帝令表往喻之表見穆盛陳利害穆遂歸心以奉使功賜絲三百匹金九環帶一罽時司馬消難奔陳帝即令表隨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

之轉曹州刺史後帝思表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曰即今冬也乃止表尋卒帝傷惜者久之謚曰安子惠童嗣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隴東太守父道周朔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孝寬以諸子隨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尅躬勵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專精好學略涉經史周武帝爲魯公時引爲侍讀建德初轉宮尹中士武帝嘗避暑雲陽宮時宣帝爲太子監國衛刺史王作亂城門

已閉百寮多有遁者績聞難赴之於玄武門遇皇太子下樓
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喜之遷小宮尹宣政初錄前後
功封義陽縣男累轉御正下士官帝崩隋文帝授已績有力
焉加上開府轉內史中大天進封郡公拜大將軍開皇元
年出為豫州刺史尋拜都官尚書轉晉州刺史將之官籍
首言陳有三可滅帝問其狀績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
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
將臣請預戎行上嘉勞而遣之陳平拜蘇州刺史高智慧
作亂江南州人顧子元等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
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之書子元得
書於城下頓首陳謝相去數里至公館之拜信州拔管

俄以病乞骸骨詔徵還京師賜以御藥中使相望顧問不
絕卒於家謚曰安子德嗣大業中位尚書主爵郎

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崇以舍人從魏孝武
帝入關位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建德中以軍功累遷儀
同大將軍又從周武帝平并州以功加開府封武強縣公
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為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遲迥之亂
從韋孝寬討之以功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密勸隋文帝
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開皇元年衍復舊
姓為郭氏突厥犯塞以衍為行軍總管領兵屯平涼數歲

虜不入境徵為開漕渠大監部卒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名曰富人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致漂沒人皆上高樹依大家衍親備船楫并齎糧食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恤後始聞奏上大善之遷授朔州摠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藩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贏粟萬餘石人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廣出鎮揚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為摠管先屯京口於南與賊戰敗之仍討東陽永嘉宣城黝歙諸洞盡平蔣州刺史衍臨下甚倨事上甚卑晉王愛昵之宴賜

遷洪州摠管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為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妻患癩至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帝聽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廣州隍反王乃奏衍行兵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為太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卒文帝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竝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摠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統左軍

改授光祿大夫又從征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
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郭衍心與朕同又
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効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
益稱其孝順初新令行衍封爵從例除六年以恩舊封真
定侯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謚曰襄長子臻武牙
將次子嗣本孝昌令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也祖嶷魏河陽太守父允周萬
史衡幼懷志尚骨梗風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雷
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鬣
馬切諫帝嘉焉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讀

沈重受三禮略堯大旨累遷掌朝大夫隋文帝受禪拜司
門侍郎及晉王廣為河北行臺衡歷刑部度支二曹郎行
臺廢拜并州總管掾王轉牧揚州衡復為掾王甚親任之
衡亦竭慮盡誠奪宗之計多衡所建遷揚州總管司馬
州李英林反署置百官以衡為行軍總管討平之拜開府
及王為皇太子拜衡右庶子煬帝嗣位除給事黃門侍郎
銀青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甚見親重大業三年帝幸榆
林郡還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為朕作主人也衡
馳至河內與宗族具牛酒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
其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謂衡曰往從先皇拜太山

之始塗經洛陽瞻望於此深恨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詣
 宿願衡俯伏辭謝奉觴上壽帝大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
 良馬一匹金帶縑綵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因讓
 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為此也不足為辭衡復獻食於
 帝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給衡以藩邸之舊恩
 寵莫與為比頌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宮時帝欲大汾陽
 宮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以比年勞役百
 姓疲敝為請帝意甚不平後嘗自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
 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時齊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
 其罪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宮又錄
 前幸涿郡及祠恒岳時父老謂見者衣冠不整帝譴衡以
 憲司皆不能舉止出為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
 督役築樓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為不念咎因
 謂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而敕衡督役江
 都宮有人詣衡訟宮監者衡不為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
 大為監所困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
 冤玄感固以衡為不可及與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
 曰薛道衡真為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
 奏衡頓減頓具帝怒鎖衡詣江都市將斬之既而除名放
 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為八年帝自遼東還都妄言

衡然望謗訕朝政帝賜死于家斃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物
事而望父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武德初以爲死非其
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謚曰忠子希玄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順居河東父琛儀同
三司及汪貴追贈平鄉縣公汪少凶踈與人羣鬪拳所毆
擊無不顛路長更折節勤學專精氏傳通三禮解褐周
翼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
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曰吾弗如也由是知
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隋文帝居相引知兵事遷掌朝下
大夫及受禪賜爵平鄉縣伯歷秦州摠管府長史每聽政
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入爲尚書兵部侍郎數年
帝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爲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
曰我當薦君爲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言
奏之達竟獲罪卒拜汪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
當時號爲稱職未幾坐事免後拜洛州長史轉荊州長史
煬帝即位追爲尚書左丞尋守大理卿視事二日帝將親
省囚徒時繫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
情一無遺設帝甚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
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
令御史書其問荅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後加銀青

光祿大夫及楊玄感反河南督務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奔還遇汪而奔人交語既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汪帝疑之出為梁郡通守後煬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為主徵拜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世充平遂以覓黨伏誅

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父忌竝南史有傳忌在陳與吳明徹同見俘于周周賜爵江夏公在隋十餘年而卒蘊明辯有吏幹仕陳歷直閣將軍興寧令以父在北陰奉表於隋文帝請為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以夙有向化心超授儀同僕射高頴不悟上旨諫曰蘊

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又加上儀同頴復諫上曰可加開府頴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隸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聞其善政徵為太常少卿初文帝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儻之色皆罷遣從百姓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已下至于凡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遷戶部侍郎時猶承文帝和平後禁網踈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

歷爲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覲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理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贊務發摘纖毫吏民懾憚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盧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言揚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理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爲勃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穉共高頰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罔及我即位懷不自安

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
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
下多賊乃詭答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
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
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楫浮
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
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卒威出後蘊奏曰此
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黃多姦將賊脅我
欲搭其口但慙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
罪惡帝付蘊推鞠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

一卅並除名 又欲重己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東

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去為朋黨
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眾京
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遍於郡
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役進位銀青光祿大
夫及司馬德戡將為亂也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
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
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脚遣范富貴等入自西苑
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
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嘆曰謀及播郎

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嘆曰謀及播郎

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嘆曰謀及播郎

竟誤人事遂見害子情為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陽祖昂父君

正俱為侍中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明時冬初

充尚衣葛衫容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絺兮淒其以風充應

聲答曰唯絺與絰服之無歎以是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

為祕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

及陳滅歸國歷蒙鄜二州司馬充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

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窮東宮官屬充見上雅

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充復

表奏隋興以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

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

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

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

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

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

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影短

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

極遠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

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曆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

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竝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

出內道瑛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相功京房別對曰太平
 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
 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悅告天下將作役功
 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充言上奉命與陰陽律呂合
 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
 瑞氣嘉祥應感至於奉命行年生月生日竝與天地日月
 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
 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竝同明合
 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策永永無窮上天悅
 賞賜優崇德輦莫之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

仁壽

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
 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
 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當上元第
 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勛以
 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綿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
 紀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歷數竝得符同唐
 堯唐堯景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
 干竝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
 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
 仍諷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後煬惑守太微者數旬時

南洛陽竝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朝揔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夷於東穢沈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爲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祕書令親待逾昵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贊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弒逆之際并誅充

李雄勃海徭人也父棠名列誠義傳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隋文帝作相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歷柳江二州刺史竝有後坐事免漢王諒之反煬帝

將發幽州兵討之時實抗於幽州揔管帝恐其貳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遂進雄授上大將軍拜廉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令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雄所雄伏甲禽抗悉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討諒遷幽州揔管尋徵拜戶部尚書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古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不識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外未見無禮憲司以雄失辭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雄部伍之雄立指麾六軍肅

繕修宮室征役繁重充乃上表稱陛下修德淡惑退舍百
寮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候帝意
欲有所爲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
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祕書少監後
天下大亂帝初罹鴈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心不自安充復
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上曰伏惟陛下握錄圖而馭黔
首提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爲心匪一人受慶先天罔
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雁寶曆正當上元之紀乾
之初九又與本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吳經謹案
年已來玄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錄尤異上天降祥破突

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
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牆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
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
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
北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破敗其四歲星
主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去七月
內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
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
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種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
通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錄河

四卅六
南洛陽竝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
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
一朝揔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夷於東穢沈
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爲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祕書
令親待逾昵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贊成帝
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弒逆之際并誅充

李雄勃海徭人也父棠名列誠義傳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
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隋文帝作相從韋孝寬破尉遲
迴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
歷柳江二州刺史竝有能名後坐事免漢王諒之反煬帝

將發幽州兵討之時竇抗爲幽州摠管帝恐其貳問可任
者於楊素素遂進雄授上大將軍拜廉州刺史馳至幽州
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雄遣人諭之
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雄所雄伏甲禽抗悉發幽州
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討諒遷幽州摠管尋徵拜戶部尚書
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雄至朝堂與
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古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
不識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
外未見無禮憲司以雄失辭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
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雄部伍之雄立指麾六軍肅

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候衛大將軍復坐事
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効因從來護兒自東萊將指
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雄送行在所雄殺
使亡歸玄感玄感每與計焉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論曰隋之肇基王業劉昉實啓其謀于時當軸執鈞物無
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偷安懷祿
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
前功蓄怨與其後讐而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
皇甫績因人成事好亂樂禍大運光啓竝參樞要斯固在
人欲其悅己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晏嬰有言曰一心

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此等見之矣郭衍文
皇締構之始當爪牙之寄煬帝經綸之際交心脅之謀而
如脂如韋以水濟水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
不焉功雖居多名不見重然則立身行道可不慎歟語曰
無爲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如禍無兆亂夫忠爲令德施
於其人尚或不可况託足邪徑又不得其人者歟張衡奮
宗之計實兆其謀夫動不以順能無及於此也楊汪以學
業自許其終不令惜乎裴蘊素懷姦險巧於附會作威作
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袁充少在江東初以警言
悟見許委質隋氏更以玄象自矜要求時幸于進附入變

動星占謬增畧景厚誣天道亂常侮衆刑茲勿捨其在斯
乎李雄斯言為玷取譏夷程以亂從亂何救誅夷

列傳第六十二

北史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三

北史七十五

趙嬰

趙芬

王韶

元巖

宇文弼

伊婁謙

李圓通

陳茂

郭榮

龐晃

李安

楊尚希

張斐

蘇孝慈

元壽

趙斐字通賢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書左丞斐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盜伐其父墓中樹者斐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淚交集惠達為之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沈深有器局略涉書記周文帝引為相府參軍事從破洛陽

及班師斐請留撫納亡叛從之斐於是帥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獲甚眾以功封平定縣男累轉中書侍郎周閔帝受禪遷陝州刺史蠻酋向天王以兵攻信陵柿歸斐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頽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斐益脩守禦斐不從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南鄉所居獲其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亦遁明年吳明徹屢為寇患斐與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再遷戶部中大夫周武帝欲收齊河南地斐諫曰河南洛陽四面受

敵縱得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
以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自三鴉道伐陳
剋十九城而還以讒毀功不見錄累遷御正上大夫斐與
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後出為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
罪重遂踰獄走帝大怒購之甚急斐密奏曰徵自以罪重
懼死遁逃若不北走白奴則南奔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
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今災旱為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
徵賴而免斐卒不言隋文帝為丞相加上開府再遷太宗
伯及踐阼斐授璽紱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拜相州
刺史朝廷以斐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未幾以忤旨出
為陝州刺史轉冀州刺史其有威惠斐嘗有疾百姓奔馳
爭為祈禱其得人情如此冀州市多姦詐斐為銅斗鐵尺
置於肆百姓便之帝聞而嘉焉頒之天下以為常法嘗有
人盜斐田中蒿為吏所執斐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
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
帝幸洛陽斐來朝帝勞之卒于官子義臣嗣位至太子洗
馬後同楊諒反誅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諒周秦州刺史芬少有辯智
頗涉經史周文引為相府錄曹參軍歷記室累遷開府儀
同三司性彊濟所居之職皆有聲績周武帝親授萬機拜

內史下大夫轉小御正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衆不能決者芬輒為評斷莫不稱善後為司會及甲國公李穆討齊引為行軍長史封淮安縣男再遷東京小宗伯鎮洛陽隋文帝為丞相尉遲迥與司馬消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密白帝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皇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右僕射與郢公王誼脩律令俄兼內史令甚見信任未幾以老病出為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祿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數年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三驥輜車几杖被褥歸于家太子又致巾被後數年卒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

子元恪嗣位揚州總管司馬左遷候衛長中少子元楷與元恪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為歷陽郡丞與廬江郡丞徐仲宗俱竭百姓之產以貢於帝仲宗遷商郡丞元楷超拜江都丞兼領江都宮監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周武帝既拔晉州意欲旋師韶諫曰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臣愚深所未解帝大悅及齊平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賜口馬雜畜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

史改封昌樂縣公隋文帝受禪進爵項成郡公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鎮并州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敢違法度韶常奉使檢行長城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鎮而諫王謝而罷之帝聞而嘉嘆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為元帥府司馬及剋金陵韶即鎮焉晉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帝謂公卿曰晉王以幼出藩遂能克平吳越王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錦綃五千段及上金六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後上謂曰自朕至此公驥躡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

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

以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仍為長史歲餘馳

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

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馬驛

殺我子相豈不由汝言甚懷懼使有司為立宅曰往者何

用它為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

終始不場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

封事數十紙傳示群臣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

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顯等十州刺

史魏公子士隆嗣士隆略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

大業世頗見親重位備身將軍改封耿國公越王侗稱帝

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
尚書右僕射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書
不守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勃海高熲太原
王韶同志友善仕周爲武賁給事大夫宰宇文護見而器
之以爲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大夫封昌國縣伯周宣帝
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與禰詣朝堂陳帝人失言
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
日尚可俱死其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
閣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

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
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御
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額二拜三進帝曰
汝欲黨烏丸軌耶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望帝
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隋文帝爲丞相加開府戶部
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巖性嚴重明
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廷爭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
卿皆敬憚之時帝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
諸子權侔王室以爲盤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
鎮益州二王年並幼選貞良有重望爲之寮佐時巖與王

韶爲河北道行臺僕射帝謂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亦如曹參相齊之意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人稱焉蜀王好奢嘗欲取掠口爲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巖皆不奉教排啓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爲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有得罪者謂曰平昌公與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卒于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隕涕于今思之巖卒後蜀王爲非法造渾天儀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充官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張商音

宇文弼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且力勤魏鉅鹿太守父珍周宕州刺史弼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仕周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奉詔脩定五禮書成奏之賜田二頃粟百石累遷小吏部擢八人爲縣令皆有異績世以爲知人轉內史都上士武帝將謀出兵河陽以伐齊弼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世雖曰無道尚有其人今若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彼汾之曲成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也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弼策於是募三輔豪俠以年數百人爲別隊從帝

攻拔晉州身被三瘡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因從平齊以
功拜上儀同封武威縣公宣帝嗣位為守廟大夫時突厥
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擊之昶謂監軍曰宜選精騎直趨
祈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下濕度
其人馬三日方度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實上策
也昶不能用西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出塞其年昶又從
梁士彥攻拔壽陽改封安樂縣公除澧州刺史轉南司州
刺史司馬消難之奔陳昶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戰於漳
自旦及午三戰三捷除黃州刺史轉南定州刺史開皇
以前功封平昌縣公入為尚書右丞時西羌內附詔昶

持節安集置鹽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左丞當官正色為百
寮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竇榮定擊
破之還除大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陳之役楊素出信州
道令昶持節為諸軍節度仍領行軍摠管劉仁恩之破陳
將呂仲肅也昶有謀焉加開府擢拜刑部尚書領太子虞
候卒上嘗親臨釋奠昶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上大悅謂
羣臣曰朕今親周公之制禮見宣尼之論孝實慰朕心時
朝廷以晉陽為重鎮并州摠管必屬親王其長史司馬亦
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昶有文武幹用出為并州長
史十八年遼東之役授元帥漢王府司馬仍領行軍摠管

軍還歷朝代吳三州摠管皆有能名煬帝即位拜刑部尚書仍持節巡省河北還除泉州刺史復徵拜刑部尚書轉禮部尚書攷既以才能著稱歷職顯要聲望甚重物議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色尤勤遠略攷謂高頴曰昔周天元好聲色亡國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坐誅天下寃之所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為尚書孝經注行於世有子儉瑗

伊婁謙字彥恭本鮮卑人也其先世為酋長隨魏南遷祖信中部太守父靈相隆二州刺史謙性忠直善辭令仕周累遷宣納上士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武帝將伐齊召入內

長者可法

殿問以兵事對曰偽齊僭壇拔扈不恭沈溺倡優耽畷麴糶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若命六師齊進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跋倬聘齊觀釁帝尋發兵齊主知之令其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荅曰僕拭玉之始未聞與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齊遂留謙不遣帝既克并州召謙勞之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眾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遵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尋賜爵濟陽縣伯累遷前驅中大夫象中進爵為侯位

開府隋文帝作相授亳州摠管俄徵還京耻與逆人王謙
同名因爾稱字文帝受禪以彥恭為左武侯將軍俄拜大
將軍進爵為公後出為澤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人和以
疾去職吏人攀戀行數百里不絕卒于家子傑嗣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少孤賤給使隋文帝家及帝為隋
公擢授參軍事初帝少時每宴客恒令圓通監厨圓通性
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賓客未
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厨人搗之
數十叫聲徹於閣內僚吏左右代其失色賓去後帝知之
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為堪當大任帝作相賜

爵懷昌男授帥都督進爵新安子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
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憚帝伺便圖為不利賴圓通保護
獲免者數矣帝深感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
領左親信尋授上儀同帝受禪拜內史侍郎領左衛長史
進爵為伯歷左右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
尚書深被任信伐陳之役以行軍摠管從揚素出信州道
以功進位大將軍改封萬安縣公揚州摠管長史秦孝王
仁柔自喜少斷決府中事多決於圓通入為司農卿遷刑
部尚書後復為并州長史孝王以奢得罪圓通亦坐免尋
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勳舊進爵郡公煬帝嗣位拜

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宇文述田還百姓述訴其受賂帝怒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病卒贈柱國封爵悉如故子孝常大業末爲華陰令武德初以應義旗功封義安王又有陳茂者河東猗氏人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爲州里所稱文帝爲隋國公引爲寮佐待遇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常稱旨後從帝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帝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韉帝怒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帝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帝爲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母典機密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爲伯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儻有文武大略善鐘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十七爲太子千牛備身京都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並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伏誅政及孝常從坐上以功臣子捷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湯帝時歷位協律郎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帝以其才甚重之字文化及之亂以爲太常卿後歸大唐爲梁州總管遇賊見殺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仕魏爲同州司馬時武元皇帝爲刺史由是與隋文帝有舊徽後位涇州刺史安城縣公及帝受禪拜太僕卿卒官榮容貌魁岸外疎內密與文帝有舊之周大冢字宇文護引爲親信護察榮謹愿握

爲中外府水曹參軍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城勢時
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
州鎮間更築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
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六孝
先於上流縱大筏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
功授大都督護又以稽胡數爲寇亂使綏集之榮於上郡
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
由是不能爲寇周武親摠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平齊以
功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榮少與隋文帝親狎帝嘗與
夜坐月下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
代之榮深自結納未幾周宣崩文帝摠百揆召榮撫其背
笑曰吾言驗未即拜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藩部
大夫文帝受禪引爲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
公位上儀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
領八州諸軍事行軍摠管討平之煬帝即位入爲武侯驃
騎大將軍以嚴正聞後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
陵諸郡人吏多應者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
征吐谷巂拜銀青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功進左光祿大夫
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爲中國疲弊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
帝請止行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

釋甲胄帝知之大悅每勞勉之帝後以榮年老欲出為郡
榮陳請不願哀之拜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
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楊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
原明年從帝至柳城卒於懷遠鎮帝為廢朝贈兵部尚書
謚曰恭子福善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蚪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
子召補州都督周文帝署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
因徙居關中後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領襄
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沒於
陳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儁賫絹八百匹贈焉

乃得歸拜上儀同復事衛王時隋文帝出為隨州刺史路
經襄陽衛王令晃詣文帝晃知帝非常人深自結納及帝
去官歸京師晃迎見於襄邑帝甚歡與晃同飯晃因曰公
相貌非常名在圖錄九五之日幸願不忘帝笑曰何妄言
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帝令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
貴之日持以為驗文帝受禪與晃言及之晃再拜曰陛下
君臨寓內猶憶曩時之言上笑曰公此言何得忘也尋加
上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為公河間王弘之擊突厥晃性
剛悍時廣平王雄當途用事勢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於
軍中卧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復與高穎有隙二人屢譖晃

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出爲懷州刺史遷原州都管
卒於官帝爲廢朝謚曰敬王長壽頗知名位驃騎將軍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爲相燕怕三州刺
史襄武縣公安美姿容善騎射天和中襲爵襄武公授儀
同小司右上士隋文帝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
拜安弟哲爲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
王謀害帝誘哲爲內應哲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
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昔平遂陰白
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曰豈可將叔父之命
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帝爲之改容曰我爲
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帝亦爲安隱其事而不
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哲上儀同黃臺縣男文帝即
位歷內史侍郎尚書左丞黃門侍郎平陳之役爲揚素司
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
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無備
夜襲之賊可破也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詔書勞勩進位
上大將軍郢州刺史轉鄧州刺史求爲內職帝重違其意
除領左右將軍遷右領軍大將軍拜哲開府儀同三司備
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八年突厥犯塞以安爲
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安別出長川會虜渡河與戰破之

仁壽元年出安為寧州刺史哲為衛州刺史安子瓊哲子璋始自襁褓乳養宮中至是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親顧如是帝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獎大節體此至公往者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其靈州刺史趙郡公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枝包藏不逞安與弟哲深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已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地朕常為思審遂致淹年今更詳案聖典求諸往事父子天性忠孝猶不並立况復叔姪恩輕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正得理宜錄舊勳重弘賞命於是拜安哲俱為柱國賜緡各五十匹馬百匹羊千口以哲為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家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歔歔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謚曰懷子瓊嗣少子孝恭最知名哲煬帝時工部尚書後坐事除名配防嶺南道卒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真魏天水太守父承寶商直浙三州刺史尚希齟齬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范陽盧辯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共推服周文帝嘗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文帝奇之

賜姓普六茹氏擢爲國子博士累轉舍人上士明武世歷
大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中大夫賜爵高都侯東京司憲
中大夫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宣帝崩與相州摠管尉
遲迥發喪於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
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遁及明迥方覺令數十
騎追不及遂歸京師隋文帝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迥而
至待之甚厚及迥屯兵武陟遣尚希領宗室兵三千人鎮
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文帝受禪拜度之尚書進爵爲公
歲餘出爲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尚希
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以爲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
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察以衆資費日多
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材百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
可充所謂人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開併小爲大國
家則不虧粟帛選用則易得賢才帝覽而嘉之遂罷天下
諸郡後歷位瀛州刺史兵部禮部二尚書授上儀同尚希
性淳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爲朝廷所重上時每旦
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以爲陛下宜舉大綱責成宰輔繁
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上歡然曰公愛我者尚希有足疾
謂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卧臨之於是拜蒲州刺
史仍領本州宗團驃騎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漢水之

隄防開稻田數千頃人賴其利卒官謚曰平子吳嗣後封丹水縣公位安定郡丞

張斐字士鴻河間鄭人也父羨少好學之所通涉仕魏爲蕩難將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祿大夫周文引爲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織大夫雍州中從事應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虞鄉縣公復入爲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甚爲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隋文帝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及謁見敕令勿拜扶杖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儉約上優詔答之卒贈滄州

刺史謚曰定所撰老子莊子義名道言五十二篇斐好學有父風仕魏位貞外侍郎周文引爲外兵曹明武世位冢宰司錄賜爵北平縣子宣帝時加儀同進爵爲伯隋文帝爲丞相斐深自推結帝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爲尚書右丞進爵爲侯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柴毀骨立未暮授儀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歷太府卿戶部尚書晉王廣爲揚州總管授斐司馬加銀青光祿大夫斐性和厚有識度甚有當時譽後拜冀州刺史晉王廣頻表請之復爲晉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晉王爲皇太子復爲冀州刺史位上開府吏人悅服稱爲良二千石

卒官子慧寶官至絳郡丞開皇中有劉仁恩者政績爲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呂仲肅於荆門仁恩計功居多授上大將軍其有當時譽馮翊郭均上黨馮世暮並明悟有幹略相繼爲兵部尚書此三人俱顯名於世然事行闕落史莫能知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兖州刺史孝慈少沉謹有器幹美容儀仕周位至一部中大夫封臨水縣公隋文帝受禪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徵天下匠織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揔其事世以爲能歷位兵部尚書待遇愈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欲重宮官之望多令大

臣領其職拜孝慈太子右衛率尚書如故及於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乍深乍淺乃決渭水爲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喜之又領太子左衛率仍判工部戶部二尚書稱爲幹理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率如故先是以百寮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廩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爲官與百姓牟利非興化之道表請公卿已下浙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形於言色遷洪州總管俱有惠政後桂林山越相聚爲亂詔孝慈爲行軍總管擊平之卒官子會昌孝慈兄順周眉州刺史子沙羅字子粹仕周以

破尉遲迴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通泰縣公開皇中歷位
資邱二州刺史檢校利州摠管從史萬歲擊西爨進位大
將軍尋檢校益州摠管長史及蜀王秀廢沙羅坐除名卒
于家子康嗣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敷魏侍中邵陵王寶周
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
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文史周武成初封隆
城縣侯保定四年封儀臨縣侯授儀同三司隋開皇初議
伐陳以壽有思理使於淮浦監脩船艦以強濟見稱累遷
尚書左丞文帝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開府蕭摩訶妻患

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
之曰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
鑿重徒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率朝行預
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暫往江南重收家產妻父遇患
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
爲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一言
纒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徵之等親所聞見
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情涉阿縱如不以爲非言閣理識
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書侍御史臣劉行本虧失憲
體何所逃愆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

上嘉納之後授太常少卿出為基州刺史有公廉稱入為太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嗣位漢王諒反左僕射楊素為行軍元帥壽為長史事平以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大業四年拜內史令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眾屯金山東西連營三百餘里以圍渾主還拜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在道卒帝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謚曰景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多詐壽卒帝追思之擢敏守內史舍人交通博徒數泄省中語化及之及敏劄其謀偽授內史侍郎為沈光所殺

論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咸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故知

人之分器各有量限大小云異不可相踰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法王韶元巖任當彼相竝見嚴憚莫敢為非謾諤之風有足稱矣宇文弼寓量宏遠聲望攸歸斯言不密以致傾殞惜矣伊婁謙志識弘深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君子風焉李圓通郭榮龐晃等或陳力經綸之際或自結龍潛之始其所以高位厚秩隆恩殊寵豈徒然哉李安雖則戚親而於義亦已踈矣楊尚希譽望隆重張嬰蘇孝慈咸稱貞幹竝擢自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元壽之彈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計功稱位蓋不足云端揆之贈則為優矣

列傳第六十三

北史七十五



